

馬列主義叢書

# 列寧著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  
的經濟和政治



外國文書出版局印行

一九五〇年莫斯科

！來起合聯，者產無界世全

# 著 寧 列

代時政專級階產無  
治政和濟經的



行印局版出籍書文國外

科斯莫。年〇五九一

明聲局出版

本版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書，係按一九四六年莫斯科刊印的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譯出。

臨到蘇維埃政權第二週年的時候，我本想用本文題目寫一本小冊子，可是因為日常工作忙碌，直到現在還祇初步地準備了個別章節。所以我決定嘗試嘗試，用提綱方式把我認為是本問題中最重要的意思簡略敘述一下。自然，提綱式的敘述是有許多不便和缺點的。但在一篇不大的雜誌論文中，也許總可以達到一個小小的目的，即指出這問題底提法和研究大綱以供各國共產黨員討論。

## (一)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橫着一個相當的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含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底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與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

具有這種過渡時期特點的整個歷史時代底必然性，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任何一個有學識的，對於發展論有相當認識的人，都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

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麥克唐納和龍格，考茨基和阿得列爾之流在內，不管他們掛着社會主義的假招牌，都是這樣的民主派）關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切議論，都完全表明他們忘記了這種顯然的真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根本就厭惡階級鬥爭，幻想避免這種鬥爭，力圖輾平、調和及鈍化這種鬥爭底鋒芒。所以這類民主派或則根本不承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或則認定自己的任務，不是領導兩種鬥爭力量中一方的鬥爭，而是把兩種鬥爭力量調和起來。

### (二)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俄國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但俄國基本力量及社會經濟底基本形式也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祇能牽涉到非最主要之點。

這些社會經濟基本形式就是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共產主義。這些基本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俄國經濟，就是表明在幅員廣大的全國統一範圍內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起來的這種勞動底初步形態，與小商品生產，與尚保存着並在小商品生產基礎上復活着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鬥爭。

其所以說勞動在俄國已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了起來，第一，是因為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二，是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全國統一範圍內組織着國有土地上和國有企業中的大生產，按各經濟部門和各企業來分配勞動力，把屬於國家的大量消費品分配給勞動者。

我們是說俄國共產主義底『初步』（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我黨黨綱也是這樣說的），因為這些條件在我國還祇部分地實現，換言之，這些條件的實現還處在開始的階段。我們用革命打擊手段，一舉而把一般可能立刻實現的事情實現了：例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天，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就把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就毫無報償地把大土地私有者剝奪了。在幾個月內就同樣毫無報償地把幾乎所有大資本家以及工廠、股份公司、銀行和鐵路等等的私有主剝奪了。由國家來組織工業中的大生產，從『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工廠和鐵路，——這在基本上大致已經實現了，但在農業方面，這還祇是剛剛開始實行（由工人國家在國有土地上組織『蘇維埃農莊』，即大農莊）。同樣把小農組織

成爲各種共耕社，作爲從小商品農業進到共產主義農業\*的過渡辦法一舉，也剛剛才開始進行。至於由國家組織物品分配來代替私商，即是由國家採辦糧食並運給城市，採辦工業品並運給鄉村這件事，也是如此。下面就有關於本問題的統計材料。

農民經濟仍舊是小商品生產的經濟。這裏有非常廣闊，而且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當然是不免要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底形式就是經過投機小販和奸商活動來反對國家採辦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一般就是反對由國家分配農產品。

### (三)

爲了說明這些抽象的理論原則，且來引出一些具體的統計材料。

根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材料，在俄國境內由國家採辦的糧食，從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至

\* 在蘇俄已經成立的蘇維埃農莊約有三千五百三十六個，農業公社約有一千九百六十一個，農業勞動組合約有三千六百九十六個。我們中央統計局現時正在把所有蘇維埃農莊和農業公社作一次精確的登記。登記結果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就會開始收到。

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止共約三千萬普特。下一年約計一萬一千萬普特。再下一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頭三個月的採辦結果大約可達到四千五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八年同月份裏（八月至十月），則僅有三千七百萬普特。

從這些數目字中間就可看出，在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我們的情形雖改善得很慢，但總是一往直前地改善着。這種改善，是在俄國和外國資本家用盡世界列強所有一切力量來組織國內戰爭，因而造成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難條件下達到的。

所以不管各國資產者及其公開和暗藏的幫手們（第二國際中的『社會主義者』）怎樣造謠，怎樣誣衊，但有一點總是不容懷疑的：即從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觀點來看，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得了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全世界資產階級之所以瘋狂地反對布爾什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和陰謀等等來反對布爾什維克，正是因為它明白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們壓倒下去，則我們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就必然會獲得勝利。但資產階級要想這樣把我們壓倒，是決不會成功的。

我們在所得到的這個短期間內，並在行動時所處的那種舉世未有的困難條件下，究竟在什麼程度內戰勝了資本主義，這從下述總結數字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統計局剛剛製定了預備發表的關於蘇俄二十六省（不是全國）的糧食生產與消費情形的統計表。

其總結如下：

| 蘇俄二十六省   |                           | 產糧省區                |          | 消費省區               |      | 總計              |
|----------|---------------------------|---------------------|----------|--------------------|------|-----------------|
| 人口(單位百萬) | 產糧數量(不計種籽和飼料)<br>(單位百萬普特) | 到運糧食的數量<br>(特普萬百位單) |          | 居民所擁有的糧食總量(單位百萬普特) |      | 每口人消費的糧食量(單位普特) |
|          |                           | 由糧食人民委員會運到的         | 由投機小販運到的 |                    |      |                 |
| 四·四      | —                         | 二〇·九                | 二〇·六     | 四一·五               | 九·五  | —               |
| 二八·六     | 六二五·四                     | —                   | —        | 四八一·八              | 一六·九 | —               |
| 五·九      | —                         | 二〇·〇                | 二〇·〇     | 四〇·〇               | 六·八  | —               |
| 一三·八     | 一一四·〇                     | 一二·一                | 二七·八     | 一五一·四              | 一一·〇 | —               |
| 五二·七     | 七三九·四                     | 五三·〇                | 六八·四     | 七一四·七              | 一三·六 | —               |

由此可見，供給城市的糧食大約有一半是由糧食人民委員會運到的，另一半是由投機小販運到的。據一九一八年城市工人食糧情形確切調查結果來看，其比例正是如此。但由國家運到的糧食，工人所付的價格要比由投機小販運到的少九倍。糧食的投機價格比國家定價高到十倍。這就是確切研究工人收支情形所得的結果。

#### (四)

如果把上述的統計數字仔細思考一下，就可得出表明俄國現時經濟一切基本特點的確切材料。

勞動羣衆已擺脫了歷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這個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上的前進步驟，按其程度，其規模及其速度說來，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資產階級底擁護者（包括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內）沒有估計到這一點，他們所說的自由平等，是指資產階級國會的民主制而言，竟把這種民主制冒稱爲一般「民主制」或「純粹民主制」（考茨基語）。

但是勞動羣衆所注重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免除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自由），所以他們才這樣屹立不搖地擁護蘇維埃政權。

在農民國家裏，從無產階級專政方面首先獲得利益，馬上獲得利益和獲得利益最多的就是一般農民。俄國農民在地主資本家統治時期是經常挨餓的。農民在我國千百年來的長期歷史中，從來沒有可能來爲自己工作：他們忍飢受餓，却把幾萬萬普特的糧食交給資本家，交給城市 and 國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農民破天荒第一次爲自己工作，並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農民破天荒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自由，免於飢餓的自由，吃自己糧食的自由。誰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時，規定了最高度的平等：農民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按人口」分配了土地。

###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

爲了消滅階級，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部份任務，我們已經完成了，但這只是一部份的任務，而且不是最困難的一部份任務。爲了消滅階級，第二就要消滅工農間的區別，把全體的人都變成工作者。這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這是更困難得無比的任務。而且由於客觀必然性，這還是很長期的任務。這個任務是不能用推翻某個階級的辦法來解決的。必須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從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這樣的過渡，必然是非常長久的。採用急躁輕率的行政立法手段，只會阻滯這種過渡並增加其困難。只有採取各種使農民都能大大改善全部農業技術，並把這技術加以根本改造的辦法來幫助農民，才能促進這種過渡。

爲了解決這個最困難的第二部分任務，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便應當在自己對農民的政策方面，一貫地執行以下基本路線：無產階級應當把農民勞動者和農民私有者，即是把農民中的工作者和農民中的商人，農民中的勞動者和農民中的投機者分別開來。

這種分別就是社會主義底全部實質所在。

無怪乎那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以及考茨基輩）完全不懂得社會主義底這種實質。

這裏所說的分別是很難實行的，因爲在實際生活中，「農民」所有的一切特性，不管彼此間如何差異，如何互相矛盾，總是溶合爲一個整體。但是把他們分別開來，還是可能的，不僅可能，而且是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條件中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勞動農民歷來都受地主，資本家，投機小販，奸商及其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內）所壓迫。勞動農民在幾百年中養成了敵視和仇恨這些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而實際生活的「教養」，就迫使農民去設法和工人結成聯盟來反對資本家，反對奸商，反對投機小販。同時經濟環境，商品經濟環境又必然使農民變爲（並非經常如此，但在大多數情形下是如此）投機小販和奸商。

根據我們上面所引的統計材料，就可顯然看出農民勞動者與農民投機者間的區別。有一種農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爲了供給城市裏受餓工人，而按照國家固定價格，把四千萬

普特糧食交給了國家機關，雖然當時這些機關還有許多缺點，而這種缺點是工人國家所明白認識，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時期中，是無法免除的，——這種農民就是勞動農民，他們完全不愧為社會主義工人底同志，是社會主義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會主義工人在反資本壓迫鬥爭中的骨肉兄弟。還有一種農民，利用城市工人底困乏飢餓，暗地裏用超過國家定價十倍的價錢，出賣了四千萬普特糧食，這樣來欺騙國家，到處引起並加強欺騙，搶劫和欺詐的現象，——這種農民就是投機者，就是資本家底同盟者，就是工人底階級敵人，就是剝削者。因為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都是從全國公有土地上收穫來的，而其所用的農具不管怎樣都不僅是由農民，而且是由工人等等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用餘糧去投機，這就是剝削忍飢受餓的工人。

人們從四方八面大喊大叫，指責我們憲法上工農不平等，指責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用強力奪取餘糧等事實說道：你們是破壞自由平等和民主制的人。我們却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作過這樣多的事情，來消滅勞動農民千百年來所備受苦痛的那種實際上的不平等，那種實際上的不自由。可是對於農民中的投機者，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承認他們可以享受平等，正如我們不承認剝削者可以與被剝削者，飽食者可以與飢餓者「平等」，不承認前者有劫掠後者的「自由」一樣。而對於那些不願意了解這種區別的有學識的人，我們就要用對待白黨的態度

來對待他們，那怕這種人自稱爲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考茨基派，切爾諾夫派，馬爾托夫派等等。

## (五)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一點上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消滅階級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階級一消失，專政也就不需要了。沒有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是不會消失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雖然還是存在，但每個階級都改變了，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鬥爭並不消失，而只是採取別的形式。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是被壓迫階級，是被根本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階級，是唯一直接而完全與資產階級對立，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夠徹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已經成爲統治階級：它掌握着國家政權，它擁有已經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它領導着那些動搖的中間的份子和階級，它鎮壓着剝削者愈益增長的反抗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階級鬥爭底特殊任務，這種任務是無產階級以前沒有提出過，而且也不能提出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保持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因為他們是國際資本底一個支部。他們還保留有某些生產資料中的一部份，還保留有金錢，還保留有極大的社會聯繫。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於失敗而更加增加千百倍。他們擁有管理國家、軍事、經濟的「藝術」，這使他們獲得極大極大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比他們在居民總數裏所佔的比重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之反對已獲勝利的被剝削羣衆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更加殘酷得無可比擬了。既然說的是革命，既然不用改良幻想去代替革命這概念（如像第二國際中的一切英雄們所幹的那樣），那麼情形也就只能這樣。

末了，農民亦如一般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是佔着中等的中間的社會地位：一方面，他們是人數很多（在落後的俄國是人數極多）的勞動大衆而由全體勞動者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彼此分立的小業主，小私有者和小商人。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動搖不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在一切社會關係遭到非常急劇破壞的時候，以及在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最慣於拘守陳規和因循苟且的情形下，他們從此方轉到彼方，動搖不定，反覆無常，猶豫不決等等，當然是必不可免的。

無產階級對於這個階級，或者說，對於這種社會成份的任務，就是要領導他們，爭取對他們的影響。領導動搖份子和不穩定份子，這便是無產階級所應作的事情。

我們把所有一切基本力量或階級及其由無產階級專政所改變了的相互關係比較一下，就可知道第二國際一切代表們中所流行的，說什麼「經過」一般「民主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種小資產階級觀念，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愚鈍至極了。這種錯誤觀念底基礎，就是從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下來的偏見，以爲「民主制」包含有絕對的，超階級的內容。其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連民主制也過渡到嶄新的階段，階級鬥爭也提升到更高的階段，而使所有一切形式都服從於階級鬥爭。

關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是等於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產關係的觀念。用這些籠統詞句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底具體任務，就無異是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底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從無產階級方面看來，問題只能這樣提出：是擺脫哪一個階級壓迫而獲得的自由？是哪一個階級與哪一個階級的平等？是以私有制爲基礎的民主制，還是以力爭廢除私有制爲基礎的民主制？等等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一書中早已解釋過，平等概念是商品生產底反映，所以假若不把平等瞭解爲消滅階級，那末，平等概念便會變成一種偏見。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平等概念與社會主義

平等概念不同的這種淺近真理，是常常被人遺忘的。如果不忘記這個真理，那就顯而易見，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就算是在消滅階級的方向上實現了最重大的前進步驟，無產階級爲要把消滅階級這事業貫徹到底，就應當利用國家政權機關來繼續進行自己的階級鬥爭，同時要對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和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採取不相同的鬥爭、影響和逼迫手段。

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待續) \*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六期。